

唐
山
玉
清
观
道
学
文
化
丛
书

董沛文◎主编

天乐集

道教西派海印子内丹修炼典籍

徐海印◎原著

盛克琦

周全彬◎编校

【下册】

TIANLEJI

董沛文◎主编

天乐集

道教西派海印子内丹修炼典籍

徐海印◎原著

盛克琦

周全彬

◎编校

【下册】



◎ 宗教文化出版社

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

天

乐

集

续

编

海印佛学论著集

周全彬 整理

整理说明

徐颂尧，号海印、海印居士、海印山人、融空、尘隐、玄隐外史、玄静居士、玄静子等，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卒年不详，只知在1964年后仍在继续增写其巨著《天乐集》。其出生地，《天乐集》序作“浙西玄静居士”，《净密秘要》自序署“携李海印居士”。据海印《追忆了翁居士》则云：“居士为予同乡佛友……予寓嘉兴时，居士由沪旋里，必访予畅谈。”考余了翁系浙江嘉兴人，海印既与其为同乡，海印自当也为嘉兴人。其署“携李”，则海印系浙江嘉兴桐乡携李人，即今桐乡市梧桐街道桃园村人。后海印迁居江苏苏州吴县，故其著又署“吴县”云云。

海印在十六岁时即被当时浙江省教育厅考选保送北平西郊外清华学校中学部肄业。其时清华学校分高等、中等两科，学制各以四年毕业。海印在读完中等科后，考入高等科继续攻读。在此时，因为接触到道家西派高人汪东亭，便拜汪东亭为师，继承西派衣钵。为能专心实践道家功夫，海印放弃清华学业，辍学在家修炼，身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两年后，迫于家庭的压力，海印考入当时北平税专学校学习。在北京数年，海印得遇无量寺达法老和尚。时老和尚年近八十，精于禅宗，海印归依其门下参悟，多有悟入，始知宗门向上事。之后，海印辗转至上海海关工作、江苏扬州盐务稽核分所，旋又调仪征十二圩支所。在此期间，又曾去近代东密中兴地潮州从日僧灌顶学密，同时参访密宗、禅宗高人，相互切磋学习。

1932年,海印辞去工作,在家一意专心从事修炼与著述。此后发表了大量的佛学研究文章在《海潮音》、《佛学半月刊》、《觉有情》等著名的佛学期刊上。据今不完全统计,约有四十万字之多。1942年,《佛学半月刊》出版禅宗、华严宗、法相宗、真言宗等专号,海印则受《佛学半月刊》委托编辑了四期《禅宗专号》,足见当时佛学界对其禅宗造诣的肯定和认可。

1951年,海印在《觉有情》发表了《文殊大士宗要》一文,或许即其佛学研究最后一篇文章,因为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最有影响的佛学期刊《现代佛学》杂志上,再也未见到海印的身影了。

海印自从十九岁得汪东亭传授后,对于道家之学,谨尊师嘱,匿迹韬光,潜行密用,不为人知,绝口不谈仙诀,只以佛学结缘学人。最初著成的道家修炼专著《天乐集》只有两卷,后逐渐增修,成一百十五卷。建国后,仍旧不停修改增写,其中的易学部分原本只有数篇,后扩写成二十余万言的《易学发隐》,全书竟达两百余卷几百万言,可见海印于道家著述用功之勤。

二

据海印自述,他在襁褓之中,即喜闻梵呗之声,邻有请僧,礼忏或施食时必去参观,流连不忍去也。可谓深有佛缘。后来学禅学密,皆有师承。他于佛教诸宗,推崇诸法平等。归礼于净土,倾心于禅宗,儒佛并论。

初在《海潮音》发表《禅密或问》,以禅衡密,对于当时盛行之密教,多有评破,甚得太虚大师之赞许。著《儒佛会勘》一文,会通儒佛,多以禅语解儒家之学。然也因此文与太虚法师诤禅宗境界。《阅避器室主评藏密答问随笔》,则质疑法尊法师对净土宗的曲解,法尊复又答之。

往复之间，皆未能平心持论，火药味甚重。《读海潮音密宗问题专号发生之感想》，海印则专对当时东密宗师王弘愿发出质难，于王弘愿之学识、人品颇不以为然。《净密或问》、《净密秘要》等文，也以净释密，以密融净，示方便法门，导人一门直入，而登佛岸。《香光庄严室佛乘》、《参同契副墨》、《楞伽宗通》等，专在禅宗，颇有新解。《禅净辨惑》，融会禅净，禅净合一，意在反对专持净土念佛而轻视禅宗不及净土的论调。密乘诸论述，大抵皆以禅净为归，视密乘为有相法门、富贵法门，不似禅宗之本地风光、优游林下水边之自在，净土持名十念往生之简易矣。

总之，海印之佛学，皆持会通之论，不偏重一家一法，而尤重禅净二宗。其于道家的造诣，被著名佛学家刘洙源的弟子金弘恕称为“堪与陈撄宁先生相伯仲”，推崇之高，溢于言表。

三

海印之佛学原有专著，如《净密秘要》、《儒佛心要》、《文殊菩萨本迹感应录》、《净密修持明印辑要》、《禅净合要四种同刊》，但似均未能出版刊行。海印抽出专著部分篇章发表于佛教期刊，故能略见其佛学专著之概况。本书依据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的《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正编、补编中收录海印佛学文字整理而成。《集成》文字多有湮漫不清楚之处，校者不强作辨识，用□以示其缺；脱页不完整的部分，则根据相关文献予以补充；《集成》亦有部分佛教期刊失收，导致海印部分文章的残缺，整理者在得到友人的帮助下，补齐了残缺期刊失收的文字，以成全璧；部分文章不出于《集成》一书，则根据其它文献收集整理点校；与《天乐集》文字重复的文章，因见于《天乐集》则不再收录；文章编辑的顺序，校者是以文章的主次作排列，没有

按照文章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每篇文章均注明发表时间与出处，以便读者核对相关文献；海印文章原文往往有句读或者标点，校者在点校时，根据今日行文习惯，略有改动，但是涉及文义与否之处的句读标点，一般不作更改；文中一些字，如“底”、“著”、“者”等字，当时行文习惯如此，没有改成现今的“的”、“着”、“这”等字；凡文中明显错字，则直接改正，不出校记；海印文章引用不少佛典经文，或节引或略引，或引用时未能合于佛典原文，校者限于学识，没有一一查对引文出处，引文正确与否，读者可以据佛典查对核实；篇末校者编制了《徐海印生平简述》，对于了解海印子生平事迹或有一定裨益。

《海印佛学论著集》是受盛克琦兄之命而整理点校。整理过程中，上海林锋兄热情代为寻找各种稀见资料，助力尤多，深表感谢！杭州陈建军兄为本编绘制了全部插图、成都谢正强兄、都江堰汪登伟道长提出了整理意见，也均表真诚谢意！

由于校者学识的寡陋，对于佛教又未能多知，故整理时难免存在诸多错误，欢迎读者诸君示教、指正。

周全彬 2012年7月27日写于四川绵竹同尘斋

第一编 专 著

禅密或问

问：“或谓中土自唐以后，密教失传，其信然欤？”

答：“密乘有有相三密与无相三密之别：有相三密，须习仪轨，着重事修。盖传自善无畏、金刚智、不空诸师，盛行于中唐，洎武宗毁教，仪轨散失，渐就式微，至明而绝传矣。日僧弘法、传教辈，于唐时来华，得其传，转隆于日本。无相三密，着重心地，以见性为主修无相三昧，得无生法忍，即达摩门下所传之禅宗也。历代祖师，以心印心，递相授受，以迄于今，固未尝绝也。中土于密，可谓得其精；日域西藏，传习仪轨事相，仅得其粗分而已。是故学密乘者，须知根本密法，中华仅有，毋须远涉西藏，访求东瀛，徒费草鞋钱也。”

问：“所言无相与有相，在经典能引证一、二以见示欤？”

答：“《大日经》‘心住品第一’、‘菩提性品第二十四’、‘三三昧耶第二十五品’、‘如来品第二十六’、‘无相三昧品第二十九’，以上诸品，说无相三密，直指心源，顿修顿证，乃密乘之精髓也；‘入曼荼罗品’乃至‘百字密印’等品，示有相三密，未离攀缘，仅能得世间悉地，密乘之粗迹也。又‘本尊三昧品第二十八’，明字印尊形，均有二种：有想故，成就有相悉地；无想故，随生无相悉地。又‘世出世持诵品第三十’，偈云：‘彼世间念诵，有所缘相续，住种子字句，或心随本尊，故说有攀缘，出入息为二，当知出世心，远离于诸字，自尊为一相，无二无取著。’以上二品，双揭有相、无相二门。然细味经意，则偏赞无相也。无相者，直

观本体,扫除枝叶,本体若明,无明自落。从体起用,尽属无漏。是以发言噫气,莫非真言;举手竖拳,一切威仪,莫非密印。或棒或喝,乃至瞬目扬眉,均可为加持妙用,使行人全体顿入法界,顿开宝藏,顿证无生,到凡圣不二、迷悟不二、生佛不二之地。大休大歇,入佛入魔,无挂无碍,顺行逆行,天地莫测,是谓见性成佛。宗门下所修所证,即此无相法门也。《住心品》偈云:‘无量如虚空,不污染常住,诸法不能动,本来寂灭相。无量智成就,正等觉头现。’谓之发心即到。又《大日经》卷七,供养法‘真言事业品’云:‘供养分支众方便,如其次第所修行,未离有为诸相故,是世间之悉地。次说无相最殊胜,具信解者所观察……彼于真实缘生智,内心支分离攀缘,依此方便而证修,常得出世间成就。’此显示无相悉地,最为殊胜,上智所修。又供养卷最后一偈云:‘甚深无相法,劣慧所不堪,为应彼等故,兼存有相说。’此偈为《大日经》最后结辞,明示不获已而说有相法也,为中、下机根,于无相法门,未能一超直入。乃曲垂方便,说此加持境界有相法门也。譬如老鼠咬棺材,意谓内中有极大好处,死也不肯放舍,乃至咬穿一孔,望去里边是空的,方肯死心。众生亦然。无相法门,证大空三昧,谁肯生信?直下休去歇去。中、下之机,非找些事做从有为入门不可。如来鉴知此情,乃广示仪轨,应病与药,教他先念三洛叉,将其身心,重重磨炼,渐至舍念境界,入无功用行,至根源处,或有转身吐气之日也。是谓渐修,摄中、下机根。予初学密,震于即身成佛之说,意谓密乘别开生面,必另有一种修法,欲亲自去日本参学,以窥全豹。及将《大日经·住心品》细心一读,方知就是这一着子,原与宗门下直指人心成佛法门,一鼻孔出气。故曰:‘云何菩提?谓如是知自心,能所执皆离,法性如是证寂然界。’不觉欣然自慰,东渡之义,即此打消矣!《楞严》云:‘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大抵生死稠林,学者能在根源处下手,则直下便能倒断;若在枝叶上斫砍,劳而无功。永嘉真觉大师云:‘直截根源佛所印,摘叶寻枝我不能。’旨哉言也!十余年来,密乘潮流,方兴未已,藏密东密,纷至沓来,

云蒸霞蔚，举国若狂，奈何全是有相之密，全属枝叶，未离攀缘，皆意识边事，欲藉此解脱生死，亦戛戛乎其难矣。其下焉者，藉密咒以驱神捉鬼，升官发财，有类巫祝，形同江湖，与心地了无交涉。佛法之谓何？此明眼人所以之深叹息也。”

问：“然则我人学密，将何所宗耶？”

答：“此当默察己之根器，为中为上，为胜为劣。如于无相法门，未能契入，则先学一尊法，乃至一印一明，从事修入手，亦未尝不可。我作一喻以明之：譬如你失去一针，急切不易觅得，而又明知其必在房内，不妨先将房内家具杂物，若大若小，若浮若秽，若贵若贱，一齐搬出，搬运一空，再来寻找，即易为力矣。结印持明，将你粗重杂念打扫净尽，譬如搬运物件出房，再行寻觅，以至金针发现，犹如起疑得悟，彻见根本法身。既得法身，何愁不具报化？是以学道，最贵达本见性，若不见性，将何成佛？成佛种子尚无有，敢议即身不即身耶？学密乘者，若只在事相上寻求，而未能在心地下工，得如是知自心之效，则纵饶学得一千尊法，秘密八印，五相成身，五字严身，护摩仪轨等等，如叶公画龙，头角鳞爪，望之非不宛然，欲其济亢旱，兴云雨，断断不能也。苟明乎此，则知结印持明，不过方便门中之一法，不可执为实有。如敲门用砖，门启而砖可抛却；如病服药，病愈而药亦可除。一切行门，均是如是。《楞伽》譬之以楔出楔，良有以也。又此种方便，既不拘一格，则你修一座行法，结印持明，与黄包车夫之蓦直奔走，若能善用其心，功德无二无别。不见古德在行路时，坐禅时，睡觉枕头落地时，搬柴运水时，洗菜擎茶时，闻声见色，当下廓然，顿开宝藏，彻见自性。如此之流，《灯录》备载，指不胜数。岂可说结印持明，方是修法，搬柴运水，即不是修？你若有寻伺心、希冀心、分别心、胶执心，结印持明，求成佛作祖，求神通富贵，求长生不死，自谓修密，恐尚不如拉黄包车者之蓦直前去，忘手所持，忘足所之，为契合乎般若正智也。况乎未离攀缘念想，任修何法，不出意识境界，起灭与不起灭，俱为妄念所摄，未能三业无漏。虽终日修密，而实未尝

密，优孟衣冠，有何足夸？慎勿学得一、二百个手印，念得一、二百道真言，即便问大口，拼击余宗也。须知业识未破，生死俱在，阎老子未肯放汝在。”

问：“然则显密二门，有界限否？有胜劣否？”

答：“你见目前虚空否？为有界限无界限？有胜劣、无胜劣？离念想者，等虚空界，亦如是矣。”

问：“虽无胜劣，应有差别？”

答：“你一念未起时，何处见有差别，试拈出看？”

问：“虽无差别，莫有迟速否？”

答：“迟速约时，而时本无体。故《华严》云：‘无量劫为一念，一念为无量劫。’古德尝于造饭时入定，自谓须臾顷，及至出定，饭已生白醭，盖已数日矣。即如一梦中，俄经数十年，实不过半小时之久。故知时为妄执，忘执破即念劫圆融，非迟非速，总要在本体上彻证，余均枝叶耳。”

问：“东密弘法大师，尝于论辩之际，现显毗卢遮那佛身；兴教大师，于暴徒攻入密严院时，显现不动明王身；宽朝大师，于修密供时，显现降三世明王身。此等神变，莫是道否？”

答：“不是不是。”

问：“何云不是？”

答：“明莲池大师，尝于施鬼神食时，在座作如来观，时大众均见大师现如来相，子以大师即如来耶？世尊从忉利天下时，四众八部，俱往空界迎迓，莲花色比丘尼欲最初见佛，用神力变作轮王身，千子围绕，被佛呵斥。且如狐能变现老人，魔亦能变现如来，诸大声闻，均能广显神通，变现一切，却与本分毫无交涉，道不在此。”

问：“《传灯广录》载圣宝阁梨于金峰山降毒龙，法验高骞，莫是道否？”

答：“不是不是！不见洞山对西天礼觐之罗汉云：‘神通游戏，即不

无阇梨，佛法须让老僧。’此事切不可在神通上计较，若志在得通，及根本错了也。”

问：“觉随阇梨，能知人起心动念头，其在日本，能彻见京沪弟子用功之勤惰，莫是道否？”

答：“道不在此。”

问：“有一居士入定时，显现 **五阿字** 五字；又一居士入观时，现五阿字；又一居士，定中见曼荼罗海会。莫是道否？”

答：“不是不是。”

问：“何以又说不是？”

答：“此种境界，不离意识，尚非自心现量，况向上一着？曼荼罗境界，入观则现，出观即隐；五阿字等，入定则有，出定则无。凡此有无隐现，属对待。此道不属对待，是意识境界，此道不属境界，非意非识，非比非现，不属有无。你将《楞严经》‘七处征心’及‘五阴魔难’等文，细细一读，便自知也。”

问：“然则如何是道？”

答：“不见达摩大师云：‘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可祖种种说心性道理，初祖总遮其非。可祖忽曰：‘我已息诸缘。’初祖诘曰：‘莫不成断灭否？’可祖曰：‘不成断灭，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言。’初祖曰：‘此是诸佛所传心体。盖息缘则外境相空，无喘则内寻伺绝，如墙壁则心行处灭，言不及则言语道断，了知而无念，则寂照同时。心境不二，迷悟不二，生佛不二。其恰好处，心亦不可得，妙亦不可得。非心非不心，非妙非不妙。’玉琳禅师云：‘不住始觉，冥合本觉。’此则《楞伽》谓之‘自觉境界’、‘自觉圣智’，禅与密所共趋之路，而同证之点也，学佛者所应注意焉。”

问：“某居士先参禅而后习密，在禅观笔记中，昌言学禅破末后牢关，须修密宗五相成相等法，方能成佛，子意何如？”

答：“斯言殊奇特。果能踏到末后牢关，自解作活计，翻转本体作

工夫，称性而修，称性而证，如顺水行舟，开眼走路，起^①有另觅家具，再开山觅路哉？私谓某君参禅，实未至大休歇之地，故心无主宰，‘见那山比这山高’，又舍此而从彼，如猢猻之拈一放一，未有了日在。”

问：“如何是胎藏界？如何是金刚界？”

答：“此是如来加持境界，未加持前，是个甚么，以何为界？”

问：“如何是一法界、多法界？”

答：“其犹一月，百川齐现，即一即多；又普现故，非一，一月故非多。故《华严》严智幢菩萨偈云：‘譬如浮满月，普现一切水，影像虽无量，本月未曾二。’一法界、多法界，亦犹是也。”

问：“各宗都偏于理修，独密乘着重事修，其义云何？”

答：“无相三密，亦偏重理法界；有相三密，则偏重事法界。众生以事夺理，为应彼等故。在事法界一边着力，亦应病与药也。上根利智，见理透彻，以理夺事之工夫纯熟，事理无碍，事事无碍，亦不外是矣。”

问：“密乘毕竟是何法门？”

答：“是心地法门。”

问：“然则与宗门有无区别？”

答：“一鼻孔出气。”

问：“子语有何证据，试指出看？”

答：“《大日经·住心品》就是证据。如云：‘秘密主，云何菩提？谓如实知自心。秘密主，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彼法少分，无有可得。何以故？虚相是菩提，无知解者，亦无开晓。菩提无相故，秘密主，诸法无相，谓虚空相。’又云：‘自心寻求菩提及一切智，何以故？本性清净故。心不在内，不在外，及两中间，心不可得。’又云：‘心不住眼界，不住耳、鼻、舌、身、意界，非见非显现。何以故？虚空相心，离诸分别无分别。所以者何？性同虚空，即同于心，情同于心，即同菩提。’又

① 起，疑当着“岂”字。

云：‘欲识知菩提，当如是识知自心。秘密主，云何自知心？谓若分段，或显色、或形色、或境界、若色、若受想行识、若我、若我所、若能执、若所执、若清净、若界、若处，乃至一切分段中，求不可得。秘密主，此菩萨净菩提心门，名初法明道。菩萨住此修学，不久勤苦，便得除一切盖障三昧。若得此者，则与诸佛菩萨同等住……不久满足一切佛法。秘密主，以要言之，是善男子善女人，无量功德，皆得成就。’此品经文，与《金刚》、《楞伽》，互为表里，是密乘之枢要也。且既云‘心不在内外中间，不在眼、耳、鼻、舌、身、意界，乃至一切分段，求不可得，则你能吃饭知味底，毕竟是谁？毕竟那个是你本来面目？行也推求，坐也推求，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便是修无相三密的入手处。’

问：“请将学佛简易处，指示一、二？”

答：“诸佛指示心要，尽有捷径。如《华严经》云：‘见在斯凡，情忘即佛。’《圆觉经》云：‘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渐次。’《楞严经》云：‘狂性自歇，歇即菩提，胜净明心，本周法界，不从人得，何藉劬劳，肯綮修证？’学者能以‘歇’字、‘离’字、‘忘’字作修行轨范，则得其关键，而进修自易矣。所以古德每教人修去歇去，只怕歇不下，放不下耳。如今学密者，不知这‘歇’字诀，东密藏密，此法彼法，弄得一肚子古董杂货，何能菩提相应，而得一丝不挂、清净解脱哉？要知世法着重取，出世法着重舍，内外身心，一切俱舍，方有少分相应处。”

问：“某居士执龙猛《发菩提心论》：‘惟真言教中即身成佛，故说三摩地法’数语，以拼击余宗不说三摩地法，不能即身成佛，故不及密宗之超脱一切也。子意何如？”

答：“众生一向在熟境上死命抱住此幻妄身心，不肯放舍，至求出世法，又为圣解所缚，死命在佛法上不肯放舍。见说菩提涅槃，便取著菩提涅槃；见说显教密教，便谓实有显教密教；见说三摩地，即执著三摩地。谓此句经定是极无自性心，此句经定是秘密庄严心；此处定是空观，此处定是假观。但知依文解义，不敢动著丝毫。殊不知诸佛出世，

本无实法，但为众生解缠去缚。如何于缠缚上更加缠缚？如来明言：‘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又云：‘于法实无所得。’看他佛佛授受，尚云实无所得，如何执名相为真实？真学佛者，务须将心意识上知见解路，一齐放下，别寻出身之路，始得脱洒。不然，阎老子向你讨饭钱时，如何抵对？”

问：“闻藏密观行，极为精细，子意如何？”

答：“清初藏密极盛，顺治、康熙、雍正三帝，均入坛灌顶，传受藏密大法，何以末后仍访求国内禅宗尊宿，从事参究，于宗门下得解脱？雍正宗说俱通，今读圆明居士语谓，全提向上一著，未尝一言及于藏密。在《御选语录·序》中，于古德如永嘉、赵州、云门、雪窦、圆悟、苕溪辈，则推崇备至。此中意味，不言自喻矣。”

问：“密乘有五种修法，其降伏钩召等法，别宗所无，子有何说以自圆坎？”

答：“何用降伏钩召为哉？心如虚空，性无将迎，谁能与你作对？是则不降而自降，不伏而自伏矣。宗门禅流栖身岩壑，常以猿鹿为侣，猛虎作侍者，毒虫猛兽，不能为害，天龙归敬，魔类驯服。盖见性之士，人天归仰，九界咸钦，更以德化人，以慈摄物，故入佛入魔，无往而不利矣。降伏别是一种作法，乃与魔类对敌，而以法力制伏之，宗门下不如是矣！”

问：“更有护摩^①秘法，其效如响，子又将辟之欤？”

答：“方便门中，不舍一法，焉用辟为？然宗下修士，着重心地，只求彻见自性，获根本法身，全无明成圆觉，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其余各种法术，均舍弃不用。护摩之起源，盖为化导印度盛行之‘拜火外道’，摄邪归正而设，亦即《法华》‘先以欲钩牵，后命入佛智’之意也。子既非拜火教门徒，亦从而大烧其护摩，岂非无病服药，无事生事乎？予今

① 摩，原作“魔”，据前后文改。

略举近代二大禅师之事实以证之：清末常州天宁寺治开老和尚，参禅大彻后，往终南山结茅静修，其地适当虎蹊。始至，遇虎惊啸，师一念不动，虎帖耳去。自是虎日必一过，每将至，先鸣三声，既过，复鸣三声，若相告语者然。旋移喇嘛洞，洞有怪物，居者每为所祟，或以阻师。师曰：‘前之被祟者，正以持咒往法，与之对敌耳。我心如太虚，无迎无拒，彼纵拒我，我不拒彼，祟否，任之可也。’遂移入，居三年，了无他异。及自造实报庄严室成，将迁之前夕，洞中砰然，如千钧重石落万丈潭底，亟秉炬视，则见黑狐，光可鉴物，两目赤炯射人，倏忽遽隐。盖此洞为其窟宅，以师不以异类敌视，故于濒行时，露形相送。见性禅德，能摄服魔兽类有如此（见治开大师塔铭）。又清末北平广济寺清一禅师，得旨后，住五台山秘魔崖六年，值大旱，群请祷雨，师持珠端坐，须臾雨至，四野沾足。后回北平，始至龙泉，博览经纶。会八国联军入平，两宫西狩，夷酋骄横，胜地名蓝，多遭蹂躏。惟师所在，戎马绝踪，而师始终未乞灵于天龙，修甚么息灾护摩？大抵密乘降伏等法，虽备一格，毕竟以法力制服，而非以慈德感化。犹如治国，一用兵力，一用德化，此王道与霸道之不同也。若息灾护摩一法，亦必至心请求，天龙方肯施法卫护。未若天龙八部，金刚菩萨，对于宗门有道之士，常作不请之友，自动的帮忙卫护也。”

问：“如何能即身成佛？”

答：“此是黄叶止啼语。不见《楞伽》五法俱遣？五法者：一名、二相、三妄想、四正智、五如如。若希冀成佛作祖，便着四相，即不得解脱。所以融大师云：‘若有一法胜过涅槃，我说如梦如幻。’僧问古德云：‘即心即佛时如何？’德云：‘止小儿啼。’僧问：‘啼止后何如？’德云：‘非心非佛。’此可见善知识开示之一斑也。”

问：“入手工夫切要处，能指示一、二欤？”

答：“下手工夫，在于空尘境。盖前尘虚妄相想，离一切声、香、味、触、法诸尘事业，别无自体。《圆觉》称为六尘缘影。此虚妄心，若无六